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小天使

[法] 安东尼·佛楼定 / 著 徐晓雁 / 译

Antoine Volodine

Des Anges Mineurs

法国安戴尔小说奖、维勒裴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场末世的狂欢 拿什么刺破这浓稠的黑暗与绝望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小天使

[法]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 著 徐晓雁 / 译

Antoine Volodine

Des Anges Mineurs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原书名: Des Anges Mineurs

作者: Antoine Volodine

Copyright© Editions du Seuil,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3-9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天使/[法] 安东尼·佛楼定著;

徐晓雁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 2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978-7-5339-4739-2

I. ①小… II. ①安…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
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6938 号

小天使

作 者: [法] 安东尼·佛楼定

译 者: 徐晓雁

责任编辑: 童炜炜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 92 千字

印张: 5

插页: 5

书号: ISBN 978-7-5339-4739-2

定价: 28.00 元 (精)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编委会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晓丹 孔亚雷 许金龙 陈众议 陈寿朋
陆建德 余中先 邱运华 高 兴 黄 梅

1. 恩佐·麦迪洛西安

用不着隐瞒真相，我的反应再不像从前那般。现在，我哭不出来，我身上以及别处，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街巷都空了，城里几乎见不到人影，更不用说乡下和森林里。天空开始放晴，但仍有些昏沉。巨大尸堆的恶臭，经过几年连续不断的风吹逐渐散去。有些场景依然让我心悸，有些没有；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没死。我似乎就要哭出来了，但就是哭不出。

我必须去一趟眼泪修理匠家。

在这些忧伤的夜里，我蜷缩在一方小窗前。玻璃有些模糊，反射出昏暗的景物如一锅浑浊的卤水。我擦擦玻璃，也擦擦眼睛。我看见自己近乎球状的脑袋，苟延残喘的日子把这张脸变得干巴巴，还有一撮头发不知什么缘故总算幸存下来。我受不了正眼看自己，于是转头看看昏暗房间里的细节：家具包括我坐了一下午想你的那张扶手椅，我用来当柜子用的那只行李箱，挂在墙上的拎包，还有蜡烛。夏天，户外的黑暗也是透明的，可以依稀辨认出尸骨残骸。有一阵，有人试着在上面种

些植物，但黑麦退化，苹果树每三年才结果，结出灰色的苹果。

我一直拖延去眼泪修理匠那儿的时间，那个叫恩佐·麦迪洛西安的人住在六十公里开外，以前是一片化工厂。我知道他很孤单并且郁郁寡欢，人家说他不可捉摸。确实，一个安慰不了的人是危险的。

但我必须准备这次旅行，我得在包里放好食物和防氯火柴，并准备好在恩佐·麦迪洛西安面前哭泣的理由。不管这理由是否反复无常，我准备好伏在他肩膀上与他一起反复无常地哭一场。我会带一张贝拉·麦迪洛西安的图像，唤醒我们俩对贝拉的记忆，这份记忆从没有离开过我。对于这位眼泪修理匠，我会带一点这里出产的宝贝给他：一块玻璃碎片，一些灰色苹果。

2. 弗雷德·詹福乐

弗雷德·詹福乐本该在他的亲朋好友中享有声望，因为首先他从集中营里幸存了下来，其次他会写文章。然而，一来他失去了身边所有的人，二来他的书几乎称不上是书。当然，《七首最后的歌》是例外，被抄写了几份，甚至还加上一个写有书名的封面。如此本书便在他的作品中占有特殊地位，而实际上《七首最后的歌》也是他写得最糟糕的文章。

弗雷德·詹福乐的故事首先关注种群灭绝问题，同时也涉及他自己作为个体的泯灭。因此这是让大多数人感兴趣的题材，但弗雷德·詹福乐没有找到与潜在的男女读者真正建立起交流的合适的文学形式，因此未能完成他的意图。

在其中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中，弗雷德·詹福乐这么开头：

我不会在死亡面前下跪。当死亡来临，我会沉默，但我将否认死亡逼近的一切真实性。这点威胁对我不起作用，我不相信它能得逞。我会睁大双眼，这是我生前一向的习惯。比如，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不会做梦，别人休想把我禁锢在噩梦中。未经我同意，谁也不能合上我的眼皮；未经我同意，任何景象都不会有中断。我的意识将被卡在这份否认中。我不会浪费精力去反复唠叨有关冥界或复活之类的废话。我将坚守自己的理念，确认种群灭绝这种现象，并无任何来自其内部的可靠证据。这一切说明这种现象是无法被观察到的，纯属虚构。我将强力抛弃这种毫无依据的死亡假设。

我会咬紧牙关耸肩缩颈站在死亡的铁轨上，听着死亡快车轰然而至，一遍遍否认车头令人难以接受的逼近。我不想掩饰当情况不妙时，我会把一张我事先特意注明“不管发生什么，请别指责我生命中的任何人”的车票，攥在手心里。

3. 索菲·吉伦特

一如二十二年前，今夜，我又梦见了索菲·吉伦特。她把我带入一场既不合我胃口又超出我能力的历险。我们在一艘邮轮的中舱为几头白熊接生。这是清晨，船抛锚在一片油污海域，也可能是停靠在码头边，因为它不再行驶。白天的光线几乎照不到我们，电灯坏了，风扇也坏了。走道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还夹杂野兽身上的种种臭味。我们在地上铺了一张防雨布，雨布已被熊爪抓破几个洞。此处空间狭小，可以听到熊爪扑向金属墙时的沉闷响声和指甲抓挠时的叽嘎声，还有它们的喘息声。白熊们咆哮着相互厮打，我看着觉得很凶险，索菲·吉伦特却十分镇静。对于类似场景她比我更有经验，对于这种生命降临的仪式可能不那么震惊。没一个水手过来帮我们一把，也没人过来安抚一下那几头野兽，甚至连看热闹的人都没有。我们是多么希望有人类在场，好让我们感觉与外界还有点儿联系，感觉我们在兽笼后面不那么与世隔绝。

一共有三头熊。第一头躲在一边，趴在 886 号舱门前，弓腰抵着门，在舔舐它唯一的孩子。那种舐犊之情让我们感觉心安。另两头熊身形高大，重达千斤，正在不断用力下排。索菲·吉伦特双手伸进它们毛茸茸的后腿间，使劲拽拉胎儿，我

负责接住熊崽。那些小生灵一点儿也不好看，浑身沾满黏液，皮肤皱巴巴的，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我把它们放到遮雨布上，结扎脐带，尽量做得好一点。还必须一刻不耽搁地把新生儿放到妈妈鼻子下，凑近母熊的舌头和口水，以避免它被熊妈妈碾压和撕咬。我勉强做着这些操作，接生可从来不是我的强项。母熊喘息着，咆哮着，暴躁地翻来覆去，四肢在空中乱抓，或扑打金属墙。我们在上过蜡的雨布上跌跌撞撞，手忙脚乱。索菲·吉伦特有时会被胯下的熊掀翻在地，我必须立刻冲上前，把她从压在身上成吨的皮肉和被黄色毛发的窒息中解救出来。她重新站起来，不说一句话，继续刚才中断的操作。舱房里到处散落着新生的熊崽和一摊摊胎盘、黏液与血水。

我们浑身脏透，汗水模糊了眼睛，必须透口气。密闭的舱房，野兽呼出的热气熏得人几乎神经崩溃。第一头熊停止舔舐它的新生儿，把它扔在遮雨布皱褶的角落里，自己撒了一泡尿后，忽然挺直身体站起来，在防火门附近嗥叫着踱来踱去，时不时又趴下来，用头磨蹭另一头母熊或伸出舌尖去质问某只不属于它的熊崽。它霸占着船舱通道狭窄的空间，走来走去，很碍事。

我终于意识到我们的行动中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就像二十年前那一次，就像每当索菲·吉伦特邀请我共度一段相契的时光时，总有某些蹊跷把我们共同亲历的现实变得不真实。

我意识到是我们从母熊肚子里拽出来的熊宝宝数目有点怪异，对北极熊来说，每胎一般在一到两只幼崽，从来不会超过三只。而我们周边已经躺了十、十一，也许是十三、十四只熊宝宝。在昏暗与混乱中，我们很难得到确切数字。索菲·吉伦特又围着第三头熊忙开了。我向她提出自己的疑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拐弯抹角并用一些我陌生的词汇。比如我不说遮雨布，我说防水盖布。我说到子宫时声音颤抖。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没搭腔。很明显，她根本不相信我的存在。我感觉脖颈上有滚烫的泡沫滴落，第一头熊正在逼近我，咆哮着将我扑倒。

4. 克里里·贡波

就在冬至前夕，克里里·贡波第一次被派去执行观察任务。几十年前，他就开始训练，现在终于轮到他出发。人家允许他返程前有半分钟屏气时间，他可用这三十秒来评估这个世界的状态，收集还居住于此的部落情况，包括他们的文化和前途。这丁点儿时间很不慷慨，但我们见过更苛刻的工作条件。

克里里·贡波一到观察地带，便背靠着某样坚固的东西，可能是一扇门。远远地，他从路牌得知来到的是阿纳莱街。早晨乌云密布，但未下雨。克里里·贡波擦擦旅途上被泪水模糊的双眼，花去了三秒钟。他穿的是行乞僧侣的破衣烂衫，路上

行人稀少，他估计没人会有时间凑近他，注意到他古怪的面目和褴褛的衣衫，并大喊大叫起来。人家告诉他可能遇见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一群人围着你大声叫嚷，质问你的身份和意图。

他蜷缩在这座陌生房子门口。这是一幢白色建筑，看着像一所小学。他猜想大门后面会有一些空间，可能是一条走道。他想象那里有一排衣帽架，也许有一条红围巾挂在上面，也许墙上还有一面挂钟，指着九点一刻。他听见了孩子们的声音，一名女教师正让他们齐声朗读音节和数字。一把金属尺子掉到地上，学生们笑了起来。

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个女人在遛狗，一只胖得可笑的狗，但很可爱，因为它保持着独立。那女人正同狗说话。

狗嗅着墙角吠叫。

“你又怎么了？你闻到了什么？”那女人问道。

狗不回答，竭力想挣脱拴狗绳。一会儿扭来扭去，一会儿又成懒得动弹的癞皮狗。它想尽一切办法表示它要用狗鼻子继续观察世界上的神秘事物，它有权自己选择。它的主人有一种六十来岁女人的优雅，为了突出这种优雅，她浅咖啡色呢大衣里衬着一件黑色上衣。她用力拉扯手中黄橙双色的牵狗绳，狗就难以在人行道地面上移动口鼻，可它还在挣扎着嗅闻。女人再次拉了拉牵狗绳，这时，她的目光与贡波的目光相遇，然后赶紧移开。

已经第二十七秒了，克里里·贡波感觉有人启动了将他吸回的装置。这不像被拴狗绳套住脖子那般耻辱，却要痛苦得多，他脸部抽搐了一下。尽管女主人不断牵拉拴狗绳，狗儿继续把头伸向墙角。

“走，我们走！”那女人突然焦躁地喊起来。

她朝贡波看了第二眼，变了音调：“好了，走吧，这里没什么可嗅的。”她喃喃道。

5. 伊斯梅尔·铎克斯

如果我们相信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铎克斯是在一个周六被发现的，5月25日周六，接近中午十一点。

在巴尔塔萨·布拉沃的带领下，远征队去年就出发了。他们想赶在11月暴风雪到来之前找到一条通往铎克斯的路，没能成功。当寒风四起时，远征者们蜷缩在科尔马坦街12号过冬，队长有一个表妹在那里租了一个房间。开始大家挤作一堆并无怨言，以苦作乐，但很快由于缺少吃穿和拥挤不堪，气氛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暴风雪日夜肆虐，呜咽般的风声让人发疯。护窗板被刮得噼啪作响，出去关窗的人再没能回来。时间缓慢流逝，好几个人死于坏血病，另一些人为饥饿所迫，相互残杀。叛乱的念头正在每个人心头滋长，为了浇灭或化解这念

头，巴尔塔萨·布拉沃必须奇迹般地弄到一些肉，表妹与一名少年水手被切成碎片吃掉。当冬天过去，出发时的三十二人中只有十二位强壮的小伙子幸存下来，虚弱地继续前行，一心惦记着回程。巴尔塔萨·布拉沃完全丧失了头几个月热情，现在一种听天由命的忧伤占据了他。他们就这样垂头丧气地在前途未卜的路上走了许久，陷入愤怒或酒后发生的争执。几个人的死亡打破了旅程的单调，一名体质羸弱的水手，吃了从一片荒地收集的食物后中毒而死。另一个家伙，从楼梯上摔下来，摔断了双腿，大伙不得不结果了他。巴尔塔萨·布拉沃的助手也消失得无影无踪。5月的头两天，地图显示他们已经找到了通向铎克斯的道路，有个被苦涩击垮的倒霉蛋却自己上吊了。

5月25日正午前一小时，伊斯梅尔·铎克斯看到家门远远走来八个辨别不清的身影，一层遮体的褴褛破布，证明他们与人类有点儿关系。这是周六，铎克斯利用休息日在清洗他的汽车，他停下手里的活计，关上水龙头，看着巴尔塔萨·布拉沃离开队伍朝他走来。来访者自我介绍了一番，他的语言功能已大大退化，呼出的气息里有恶臭。伊斯梅尔·铎克斯后退了一步，既没表示嫌恶，也没张嘴答话。他生性不爱说话，巴尔塔萨·布拉沃却误解了他后退的缘故。为了安抚他，巴尔塔萨·布拉沃让手下人打开他们长途跋涉虔诚带来的礼物：几件干净的紧身衣，一个谁也不知道如何使用的六分仪，一些彩色

玻璃耳环，一副缺了六张骨牌的麻将，一些口红样品，一只彩色橡皮盒子。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离铎克斯两米远的地方，后者看着它们并未表现出特别兴奋。

路对面，铎克斯的弟弟费伊德出现了，手里拎着一支卡宾枪。

“需要帮忙，伊斯梅尔？”他问。

“不。”铎克斯说。

过了一会儿，他从车库里找出一只自行车轮胎放到巴尔塔萨·布拉沃面前。车胎的花纹还很清晰，有个地方还安上了浅褐色的气门芯。探险者们后来带回的就是这个物件，人们可以在发现博物馆里看到它。很久以来，它一直是造访铎克斯这事确实发生过的唯一证据。

巴尔塔萨·布拉沃和伊斯梅尔·铎克斯面对面站了五分钟，每人都回应了对方的友好举动。后来，因为他们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就散了。

6. 莱蒂西亚·希德曼

故事说的是莱蒂西亚·希德曼刚刚在黑斑小麦养老院度过了两百岁生日，当她宣布说她将要制造一个孙子时，养老院看守立刻禁止了她。老妇人们整日盯着养老院周边的黑色落叶松

针打发时间，对着它们说话。她们数着那些离开这片不毛之地、向集中营一带迁徙的交嘴雀和寒鸦的数目，那里的日子要比别处好过点。她们也在筹划自己的未来，她们知道从此她们再也不会死。她们哀叹人类已进入最后的黄昏，其实很久以来，营造一个光明的或几乎光明的现状的条件，早已具备过。她们在实验性养老院里受监视，愤怒地得知在人口仍算众多的地区，幸存下来的人却再也无法友好相处和繁衍后代。她们认为首都的空想理论家们已经失败，应该把他们中的大部分清洗掉以重振失落的平均主义天堂。维尔·希德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老妇人们要进行必要的集体复仇。

当来自兽医和女院长的威胁变得十分严重时，莱蒂西亚·希德曼接受书面承诺，放弃拥有后代的企图。在敌人面前违背誓言对她从来就不是问题。

接下来的几个月，她忙着收集散落在寝室里的碎布和纱团。等到对她的监视有所松懈，她就把收集到的织物整理按压，用十字针脚缝好，做成一个胎儿模样。她把它藏在一个枕头里，交给奥尔麦斯姐妹，她们把胎儿放在月光下孕育。

夜里，她们聚集到房间，一个紧挨一个形成一个整体，变成一位集体组合的老祖母。她们念叨一些神秘咒语，在用她们身体搭建的蚁穴般空间的最中央，在被她们称作孵化箱的地方，莱蒂西亚·希德曼和最里层的人一起孵化和教育她们的小

孙子。最外一层的老妇人在熄灯后担任警戒。好几名在妊娠的关键时刻出现在走廊里的夜班护士，等她们想回去禀报时，已经不再是活人了。

7. 维尔·希德曼

四五十年后，莱蒂西亚·希德曼主持法庭，其任务就是审判她的孙子。

她们目前处在一片高原，是地球上极少数流放还有其意义的地方。流云飘来荡去，侵蚀杳无人迹的丘陵，影子掠过大地，风日夜呜咽着像亚洲佬的笛子和嘶哑管风琴的叹息。尽管此地无高山遮挡，视野可及至天边那条标志着大草原终结和亚寒针叶林起始的黑色长带，其间并不见任何扎营迹象。很久以来不见有牧民把牲畜赶到这里。

法庭设在野外，离蒙古包二百来米，必须沿着牲口踩出的小路才能到达那里。一片黄色洼地的中央竖着一根柱子，上面绑着维尔·希德曼。人家向他保证说执行判决时他可以靠在柱子上。老妇人们在草地上或坐或跪，慢悠悠审判着。议程一项接一项，枯燥乏味，因为一切都已事先安排。审判从春天持续到现在，维尔·希德曼被五花大绑，绳子散发着骆驼的汗臭味，篝火是用干牛粪和油脂点燃。从童年期起就折磨希德曼的

皮肤病突然加重，人们白天有时松开他的双手让他挠痒。他的辩护由自己承担。

“是的，我的签名是出现在恢复资本主义法令的最下角，”他解释道，“这法令让黑帮重掌了经济。”他张开双臂做了个表示抱歉的动作，希望因此能在判决时稍获原谅。而那些老妇人对他的表演根本无动于衷，他只好垂下双臂。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我这么说很不堪，但很久以来许多人早就希望恢复资本主义。”

他等了几秒钟，等着他的谎言过后嘴里重新生出唾液。因为实际上他在行动前没有征询过任何人，他是重启人剥削人模式的唯一当权者，罪行唯一的煽动者。他又重复道：

“这么说很不堪。”

天上，飘荡的流云时而像狭长的带子，时而像撕破的裙边，时而像长长的披肩。云层后蒸腾的瘴气更是凝聚成铅灰色密集的一片。突然，人们惊讶地看到一只鹰飞过，它没有捕猎，没有围着早獭的窝盘旋，却径直线飞走了，飞向早年集中营的区域，也许那里的食物依然充沛。天气逐渐转暖，而老妇人们仍旧裹在羊皮袄中。她们盘腿而坐，卡宾枪搁在膝头，抽着烟一言不发，仿佛全神贯注品尝着她们塞在烟斗里的草叶和蘑菇的滋味。她们结满污垢的大衣下摆露出一些巴洛克刺绣，